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八

長洲吳 梅校訂

合歡圖

不知何人所作。以寒山拾得與金仙玉真犯律被謫。男則降生於名醫堯典家。爲弟兄。女則降生安南國爲姊妹。劉海蟾示以合歡圖。使各成夫婦。行滿歸真。故曰合歡圖。按寒山拾得見天台志。豐干謂寒山文殊。拾得普賢。則二人乃菩薩化身。安得有犯律謫降之事。蓋齊東語也。平定交南錄云。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殺。季犛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查。矯稱陳氏絕嗣。查其甥。請署國事。踰年。陳氏孫添平從老撾遁至京。愬其實。明太宗命朱能沐晟張輔等率師討平之。以其地爲郡縣。後交人叛服不常。輔凡三擒僞王。而犁利爲最劇。據云。堯典字舜臣。天台人。以醫爲業。採萬山中仙授祕方。活人無算。中

年孿生二子。啼哭不止。有賣歡喜圖者。不言姓名。云能止兒啼。典抱子見之。果不復啼。遂呼其人爲歡喜兒。留爲二子伴。二子稍長。長名鼎。次名鼐。鼎嗜書。鼐好武。典命各習其所好。元宵節。歡喜兒隨二子出看燈。引之一處。山水奇麗。鸞鶴紛然。非人間境也。俄有二仙。以龍章鳳篆一冊。辟麟符一道。分授鼎鼐而歸。歡喜兒身騎蝦蟇。騰空而去。遺下一柬。視之。始知爲劉海蟾也。時安南國王黎利有二女。曰瓊琳瓊瑛。琳知書。瑛善武藝。姊妹獵于山。見劉海蟾。貽以合歡圖一幅。又遇麒麟。出爲瑛收服。百獸見者輒倒。黎利以二女才。坐大一方。不通朝貢。海外諸國入貢者。輒爲邀截。明成祖數遣使詰責。利令瓊琳草蠻表。作蝌蚪字。云中國有人能辨者。卽願率諸國通貢。會鼎擢狀元。能辨其字。按此借用李白醉草嚇蠻

書事謂白能辨番書亦本稗乘非出正書劇又云主考梁棟按永樂間梁潛嘗作主考遂受命使安南。海外諸國大集。各

以其國珍寶炫鼎。鼎皆以辭折服之。琳窺見鼎悅其貌。且與合歡圖中人相類。告其父。願委身焉。利使人語鼎。鼎不從。乃閉置之宮中。不放歸。太宗聞命。朱能

張輔率師征討。皆爲瑛所敗。按永樂四年秋。以成國公朱能爲大將軍。統兵征安南。凡二十五將。能卒於龍州。未嘗戰敗。且所征

者胡沔。非黎利也。能卒。遂以新城侯張輔代將。輔凡三下交南。從未一敗。輔歸。黎利始反。方政陳智等數敗績。與輔無涉。劇所載失實。而鼎弟鼐

又擢武狀元。憤其兄被拘。請往討之。至則恐麒麟衝突。令馬首各懸鏡一面。畫符於馬尾而進。屢戰皆捷。瑛乃設計。誘之入險狹。而斷其路。亦遣人語鼐欲鼐

允姻。乃釋兵。會鼎在宮中。得見所謂合歡圖。上有男子二人。一持節。一執戈。酷

似其兄弟。女子二人。則宛然琳瑛也。知有宿緣。乃見鼐。與利約。必皈命本朝。始

可相從。利如其言。成婚後。鼎薰班師。率諸蠻朝貢。兄弟皆封拜。琳瑛爲夫人。復

遇劉海蟾。告以鼎鼎本寒山拾得琳瑛。乃金仙玉真。暫謫塵寰。宜各修省。歸真

去。東軒筆錄云。李觀遇劉海蟾。曰。奉煩寄語養素先生。藍方十月懷胎。如何

得出。觀至南嶽。語方。方驚曰。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海蟾。不足以

成吾道。是年方卒。紀事云。永樂十六年春正月。交趾清化府俄縣土官巡檢

黎利反。利初從陳季擴。充僞金吾將軍。後降。以爲巡檢。然中懷反側。張輔還京。

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相國。段莽爲都督。聚黨肆出剽掠。仁宗洪熙元年。

春二月。以榮昌伯陳智爲征彝副將軍。討黎利。宣德元年春三月。總兵陳智方政討黎利。進至茶龍川。敗績。上御文華殿。謂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曰。太宗因黎氏弑主虐民。有弔伐之師。蓋欲興滅繼絕也。而陳氏子孫已盡。不得已。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皇考念之深。爲惻然。昨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爲何如。義原吉曰。太宗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臣等以爲非是。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爲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况陛下父母天地。豈與豺豕較得失耶。上頷之。十二月。參將馬瑛大破賊于清威。尙書陳洽入賊陣。死之。失亡二三萬人。以安遠侯柳升爲征彝副將軍。二年。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諭曰。太宗初

得黎賊定交趾。卽欲爲陳氏立後。今欲承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無事。卿等爲朕再思。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九月。柳升等師至交趾。升輕敵急發。遇伏敗歿。冬十月。黎利遣人奉表及方物。至乞以陳日燿三世孫嵩爲主。上出表示羣臣。且諭以養兵息民意。羣臣頓首稱善。于是遣使封嵩。卽遣使受封朝貢。又勅卽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攜家來歸。利閉留不遣者無算。先是太宗時。用兵交趾。侍讀解縉力言交趾古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文皇不悅。至是言始驗云。又按漢建武中南越女子徵則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劇中琳琅姊妹。借此影射也。又按永樂二年。永豐曾榮擢狀元。應制賦天馬海青歌于上前。榮先成。賜寶帶名馬。劇言吐蕃貢千里馬。春闈以馬爲題。蓋指此也。又按洪武中貴州土司奢香。馳驛入謁馬皇后。劇內琳琅姊妹亦借此事。又按永樂中有蘇州盛啟東。治弘熙張妃疾事。東宮妃張氏十月經不通。衆醫以爲

胎也。而脹愈甚。一日上謂曰。東宮妃有病。汝往視之。東宮以上命醫也。導之惟謹。既診。出復曰。使長痛狀。早若何。晚若何。一一如見。妃遙聞之曰。朝廷有此醫。不早令視我也。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劑。東宮視之。大怒曰。好御醫。早晚當誕皇孫。乃爲此方何也。遂不用。數日。病益急。乃復召診之。曰。再後三日。臣不敢用藥矣。仍疏前方。乃鎖之禁中。家人惶怖。或曰死矣。或曰將籍家矣。既三日。紅棍前呼。賞賜甚盛。蓋妃服藥。下血數斗。疾遂平也。既而上亦賜之。曰。非謝醫。乃壓驚也。劇內云。皇后欠安。太醫院官皆不諳病源。以堯典名醫。欽命特召。蓋影借此事也。又按永樂中。遣太監鄭和。下西洋。收錄各國珍寶。無算。時人謂之三寶。太監劇內。馬三保口中。敘出下西洋事。本此。但其時無所謂堯鼎也。又按朱勇。乃朱能之子。劇內先演出朱勇。其後乃云。朱能爲安南殺敗。甚謬。又既以黎利爲安南國王。而于利口中。又云。南降交趾。東破無餘。亦謬。解縉。夏元吉。薛彪。皆隨意竄入。薛彪云。陽武侯不誤。謂其應武舉。則非。然明時公侯之子。以入學。

坐監爲榮。應舉之說。非無因也。

馬陵道

演孫臏殺龐涓於馬陵道事。未詳誰作。史記云。孫臏常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

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旣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

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按今人

所演全本。大抵據元劇。元劇標曰孫臏。晚下雲夢山。龐涓夜走馬陵道。云孫龐

同學于鬼谷。鬼谷名曰王蟾。是添出。龐先入魏為大將。以兵威服六國。皆每年進貢。龐薦

孫于公子申。召令演陣。龐不能識。孫于陣上擒龐。龐因大恨。給孫云。熒惑失位。

令三更三點領兵宮門外。連射三箭。鳴鑼擊鼓。鎮壓火星。遂譖于申。言孫反叛。

縛赴法場。龐欲得其天書。復偽作為求救于申。免死刑足。使抄天書。孫詐瘋。臥

羊圈中。齊大夫卜商入魏。貢茶。私載至齊。劇云。卜商字子夏。故取名賢戲弄。宣王使田忌為先

鋒。以孫臏為軍師。率諸國之將。同時伐魏。趙將李牧。楚將吳起。秦將王翦。韓將馬服子燕。將樂毅。隨意點入。皆非事。

實。蹙之馬陵山。擒龐殺之。按涓乃射死。劇則云生擒。又云涓別臏足時。曾誓云。若非真心救孫。身隨燈滅。故臏擒涓時。掛一燈于樹。

上以應其誓。皆飾說也。

豹凌岡

不知誰作。謂文彥博禽王則於豹凌岡。按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

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檻則送至京師。明鎬傳。鎬知開封府。王則叛。命鎬爲體量安撫使。則未下。又命參知政事文彥博爲宣撫使。以鎬副之。王則者。本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恩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別。刺福字於其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字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慶曆八年正日。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勝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廩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爲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宜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每面置一總管。則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契丹使。諜者以告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賊果以數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城峻不可攻。乃爲距闔。將成。爲賊所焚。遂卽

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牽制之。及文彥博至。穴通城中。選壯士中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捕得則其餘衆保村舍。皆焚死。檻送則京師。支解以徇。則叛凡六十六日。按劇中所演本此。至聖姑姑胡永兒左黜等關目。則悉本平妖傳小說。非實事也。聖姑姑等事蹟。詳載井中天劇內。

天錫福

與三元記事實頗同。皆記馮京父力行善事。子中三元。而曲白各殊。關目亦不全相合。三元記載賊晉叔六十種內。本不知出誰手。此劇亦未知何人翻改標題。蓋取力行善事天錫之福而名也。三元記云。姓馮名商。表字民末。別號海舟。

鄂州江夏縣人。此云姓馮名善。江夏鄂州人。以其少商賈。因此盡稱馮商。中間

情節。如賑濟貧人。

三元記云大雪。此記云上年大雨。三元記中受濟者陳筆。畊褚種杏。衛冰月。此記中改爲施有緣。祿有功。命必靈。

贖

還難婦。

三元記中胡大才謀王以德之妻。陷之入獄。以德賣妻以償。賊馮商子金而卻婦。後至中都驛道過其家。以德令婦夜侍商書四句于紙。終不

與亂此記相同而鋪敘點染則各不相侔偷墳樹者宛轉以避之失腰纏者停留以俟之認失馬者

嬉笑以與之三元記云邀看風水者曰徐曉山此云徐地仙三元記云宿祥符飯店者趙乙孫與之曾福壽此云趙甲孫丙錢乙李丁亦皆互異

而其妻金氏令挾貲娶妾以百金買得張氏見其慘悴詰而問之云係運使張

祖之女賠累官糧不得已而賣女遂令媒氏卽晚送還不索聘資其父母以嫁

丞相富弼爲繼妻兩記相同中間亦有微異三元記云李都憲爲富丞相說親此云樞密爲媒又云李指揮來說按宋時無都憲之稱此記

是後生一女與商子京爲室兩記相同而渲染各異星者衛冰月算富女之命

云辛卯年辛卯月甲子日甲子時冰月因云江夏馮商之子京八字無異張夫

人聞之因告於弼必欲得京爲壻京果一舉成名連中三元遂娶張夫人之女

按京實中三元且係富弼之壻兩記俱與相合但京庚戌參政非辛卯生富弼

爲晏殊之壻今云繼娶張氏亦未的按李卓吾因果錄云馮商有陰德將生

子里人皆夢鼓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果生京三舉皆第一拜太子少師劇因

此遂以種種陰德事皆歸于商不盡實也按楊式傳果報聞見錄明慈谿縣

王福徵爲諸生時。偶赴館。過溪。得遺金一袋。計十七封。因不至館。坐而俟之。至晚。見一人惶遽而來。王問之曰。汝有所失乎。曰。我揭債作本。得銀一百七十兩。欲過江買米。脫襪渡溪。遺失于此。有拾得者。願分半相酬。王問其銀數物色相符。曰。幸我得之。舉以還汝。若欲其半。勿如不還矣。其人叩謝而去。是年。卽發鄉榜。中萬曆己未進士。由部屬歷官蘇州太守。致仕歸。享大壽。劇中所記趙乙失金。馮商拾得。守六七日而還之。其數百七十金。乙亦願分其半。然則此記殆爲王福徵作無疑也。宋史袁韶傳。韶父爲郡小吏。五十無子。之臨安。妻勸之置一妾。察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卽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出囊中物以益之。遂獨歸。告妻以故。且曰。無子命也。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哉。妻曰。君心如此。必有子。明年生韶。劇中送還張氏事本此。列卿記。尙書徐晞初爲郡吏。有富家謀鄰產。陷以

殺人罪。其人誣服。晞導其家訴監史。下府。晞爲知府言得釋。其人德晞甚。邀至家飲之酒。避去。其妻曰。吾夫感君恩。無所報。欲使妾侍君。晞大驚曰。是何言。聲色皆厲。妻乃呼夫還。相與感泣。劇中王以德使妻侍商。商力卻之。本此。

文犀帶

不知何人作。演李林甫之女雲容。救蘇彥璋于難。以文犀帶贈之。約爲夫婦。後終獲遂所約。故名。其事不實。唐開元天寶遺事。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林甫于廳事壁間。開一橫窗。飾以雜寶。縵以絳紗。於常日使六女戲于窗下。每有貴族子弟入謁。林甫卽使女子于窗中自選可意者。壻之。謂之選婿窗。劇中寶窗。選壻本此。但小說不載其女名。亦不載其壻姓氏。所謂月容雲容彥璋俱僞撰。中間以猿公爲關目。尤荒唐無據。略云。蘇彥璋字廷實。會稽人。讀書山中。步屨巖下。遇一黃衣老人。自稱猿公。邀飲酒酣。忽不知所往。遺一錦囊。中有句云。十八孩兒雜寶窗。草頭季子作東床。雲容離合文犀帶。禾換刀旁笑十郎。不

知所謂未幾遊學京師。寓於宰相李林甫宅。後尼菴中。林甫有女數人。設寶窗於廳事。有貴介來謁者。使女自從窗間擇配。第四女雲容不肯窺窗。謂富貴子弟必無當意者。其姊月容貌醜。早寡遊菴。見彥璋而悅之。陰使尼通辭。欲來奔。彥璋正色以拒。尼慚而退。時彥璋上書林甫。登其堂。面陳時事。得失。林甫怒。揮使去。而爲雲容所見。頗屬意焉。月容候尼信。尼至。讒彥璋不置。月容羞忿。使尼灌彥璋醉。扶入園中。醉春亭。將命力士黑彪兒。搗殺之。雲容之婢墨娥聞其謀。以告雲容。與墨娥夜至亭前。果見彥璋醉臥。扶入密室中。呼醒。使脫衣。井旁。黑彪兒至。則以打死投尸井中。報月容。而彥璋在密室。不得出。室與月容臥房近。聞月容有懼心。乃僞作鬼聲。露其形。向月容索命。月容驚怖發癲。雲容恐事泄。乃助彥璋銀。出其父文犀帶贈之。訂終身之約。乘間使逸去。月容癲日甚。林甫邀道士禳解。家人洩其隱。道士託神語以示林甫。林甫疑之。會月容死。呼婢拷問。求彥璋尸不得。窮追及墨娥。墨娥不勝榜掠。盡吐其實。林甫怒。幽雲容于別

室遣人捕彥璋。彥璋至京口。值迎春。出旅舍往觀。其帶爲偷兒竊去。渡江至揚州。捕役見帶。以爲卽彥璋也。縛送羅希奭。斃之杖下。而以帶歸報彥璋已死。林甫信之。雲容聞。亦以爲眞死矣。彥璋被盜窮途無措。復遇猿公。授以金丹療飢。囑其改姓名應試。乃改名薊奇。附同鄉官上任者入都。一舉狀元。明皇知其未娶。命娶林甫女。林甫受命。納以爲壻。而雲容閉閣堅拒。林甫不得已。輒館之園內。墨娥偶出見之。驚以爲鬼。彥璋乃備告。以遇盜改姓名始末。墨娥轉報雲容。乃成夫婦之禮。於是錦囊中語。至是一一皆驗云。劇中云。文犀帶乃安祿山之物。林甫與祿山鬪蟋蟀。以身上紫袍相賭。勝而得之。此借用狄梁公與張昌宗賭集翠裘事。鬪蟋蟀則用賈似道事也。又按蘇頌字廷碩。劇云蘇彥璋字廷實。蓋附合影借。非眞有其人也。又按江西志。廬山有相辭澗。初李騰空事女冠蔡尋眞。入廬山。學三洞法。以丹藥符錄救世。道成告歸。別於此澗。故名。其延眞觀卽女眞李騰空所居。李白贈李騰空詩云。多君相門女。學道愛神仙。素

手掬青靄。羅衣躡紫烟。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鞭。又贈內云。君尋騰空去。應到碧山家。水春雲母碓。風拂石楠花。若戀山居好。相邀弄紫霞。騰空宰相林甫女。所居乃昭德皇后施建。又名昭德里。据此林甫之女。賢否不一。不可因選堦窗一事。盡行抹撥。此記所載雲容。不爲無因也。

鞏皇圖

不知何人所作。演漢耿弇父子祖孫事。帝命二十八宿降生。輔光武。滅王莽。蓋以雲臺二十八將附會爲二十八宿也。按玉匣記等書。以二十八將配二十八宿。蓋出於道家。明成祖永樂二年。選庶

吉士二十八人。以配二十八宿。周忱自請欲與。增惟二十九宿。時謂忱爲挨宿。事與正史多舛錯。而中間耿弇子秉與

卓茂女素娥成婚。及秦廣初從光武。因劫素娥。乃降賊。則係作者僞撰爲關目。至謂姜太公爲火德星君。命太歲殷郊以兵書寶劍授秉。尤荒誕無據。按漢

書明帝永平三年。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鄧禹。馮異。王霸。朱佑。任光。

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鮪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爲二十八將益

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據云耿弇

字伯昭扶風茂陵人累官浙東都尉加鎮海將軍父况以上谷郡守告假母周

氏妻鄭氏俱同居署中弇方爲父上壽東郡太守翟義移文以王莽篡逆誅殺

劉氏宗黨會同起兵討賊况痛憤擲杯而起率弇發兵進討時徐鄉侯劉快東

郡太守翟義皆起兵討莽此皆實事莽心腹劉歆爲莽謀遣將嚴尤統兵二十萬拒

况父子况兵少被圍弇突圍單騎馳歸爲其母切責弇計無所出聞潁川馮異

隱於陽山潛往求助異占星象見一將星爲妖氣所掩一星光射其室預知弇

來告弇云帝星已現中央但時尚未至當積糗糧招豪傑以待之周鄭姑媳以

况被圍弇無消息幽居思念周遂得疾醫藥弗效鄭割股以進疾得平弇出時

鄭懷孕至是舉一子周名之曰秉未幾漢宗室長沙定王之後劉秀起兵卓茂

李通吳漢秦廣皆從之秀以茂爲褒德侯茂置酒招諸人商勸進席竟茂之女

素娥爲廣窺見。會光武卽位。親率師與茂拒賊。劉歆陳茂而命秦光進兵葉縣。與王尋戰。廣潛至茂室。劫素娥欲強爲妻。素娥以死拒之。其乳母奔告茂。茂移軍討廣。奪其女歸。廣敗降賊。借兵劫營圍光武。茂急救得脫。北至滹沱。三面皆賊。無船可渡。河冰適合。乃渡。茂勸光武赴信都。與太守任光邳彤會。以圖再舉。時耿弇集兵三萬。恢復洛陽。鐵騎三千。馳渡滹沱。迎駕還洛陽。而馮異亦募兵來會。受命討王郎。况自被圍兵潰。爲嚴尤所擒。下獄。莽使尤說况降。况怒斥之。莽亦不敢加害。弇旣迎還帝。練兵討逆。復中尤計。被圍。其子秉年十四。而勇略夜夢。姜太公告以天目山之麓。有寶劍一口。兵書一冊。藏地中。取此可以得功名。明日獵於山中。遇白鹿引之。果得書劍。遂辭其祖母及母募兵三千人。馳往救父。破圍斬尤。父子始得相識。光武以馮異爲帥。遣將祭遵蓋延邳彤馬武朱祐陳俊任光劉隆分兵討王郎。卓茂亦以兵入長安。誅莽。縛劉歆秦廣。出况於獄。弇秉至長安。與况會。茂奏之光武。以歆廣發弇勘問。伏誅。天下旣定。大封功。

臣况晉國公。彘秉爲侯伯。其妻三代皆爲一品夫人云。綱目新莽地皇三年。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春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目云長沙定王。

發之後南頓令欽生三男。縯仲秀。秀隆準日角。嘗受尙書。性勤稼穡。宛人李守。

好星曆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通從弟軼。

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泛愛容衆。可謀大事。

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按此則從光武初起兵者惟李

通餘皆又更始元年。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兵。會嚴尤陳茂圍昆

陽。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外收兵。無耿况被圍事六月。秀

大破莽兵於昆陽下。殺王尋。秀徇潁川。馮異以五城降。目云秀復徇潁川。

屯兵巾車鄉。郡掾馮異監五城。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

城。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

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按此無隱陽山及募兵會滹沱事秋。莽將

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

按此劉秀即劉歆成帝綏和二年莽薦歆爲侍中貴幸改名秀莽腹心與甄豐王舜唱導在廷褒揚功德及莽

篡位爲國師至是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識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姓名是也涉遂與秀及大司馬董忠等謀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據此則歆死在莽前劇中

與此皆不合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攻武關建入關衆共誅莽傳首詣宛。

按此則莽

誅在更始元年光武未即位之前

十月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太守耿

况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定使

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使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

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取印綬帶之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

之。按此則况未嘗請假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鄲徇下幽

冀。更始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大司馬秀以耿弇爲長史耿况遣

其子弇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輿成帝正統捨此

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陳漁陽上谷兵馬

歸發突騎以麟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滅族不久也弇聞大

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霸慚而返。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定也。秀官屬皆曰。死尙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按此則無父子同起兵被圍事。

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

至蕪婁亭。時天寒。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至下曲陽。傳聞。

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霸恐。

驚衆。還卽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冰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今深澤縣危渡口卽

光武渡滹沱處。至南宮。遇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

麥飯。無以兵來會事。至下博城。西惶恐不知所之。有白衣父老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

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劇中以白衣爲茂也。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

大司馬秀于廣阿。以其將寇恂。吳漢等爲將軍。夏四月。進拔邯鄲。斬王郎。劇中弇以

兵來會。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爲人謙退。不指此也。

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

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劇中以異爲元帥。分兵討王郎。本此。更始立大司馬秀爲蕭王。乙酉

六月。蕭王卽皇帝位。改元大赦。九月。以卓茂爲太傅。褒德侯。宛人卓茂。寬

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己在清濁之間。哀平間爲密令。愛民如子。

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

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按此光武卽位以後。始訪求茂。封侯。不同諸人佐命起南陽也。考茂本傳。無

所謂女名素娥者。耿秉在明帝時立功。亦不在佐命中興之列。

呼雷駁

不知何人所作。演唐將段志玄事。姓名雖真。事蹟全假。其所引隋唐英雄。及唐

初將相事。與正史合者少。得之隋唐演義爲多。而所捏造志玄事。又演義所不

載也。呼雷駁者。馬名。劇謂志玄歸唐。其根因此馬而起。故以爲名也。略言隋

末時臨淄段志賢志玄兄弟武藝出衆志賢濟州當軍按史段志玄傳無志玄

至太原汾陰柴紹薦入唐公之幕唐公即高祖也其二公子善待之二公子即太宗也志玄憶

其兄回家省視時歷城羅士信大鬧山東與秦叔寶程咬金等同上瓦岡寨聚

義煬帝遣閔鄉張須陀爲山東黜陟討捕大使叔寶令士信下山探信與志玄

相遇酒肆中意氣投合志玄告以李公子招賢納士俟探兄後當至寨招叔寶

等全往及過熊耳山山寨齊國遠李如珪久据落草如珪妹韞珠善用九絨繚

使喪門劍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戲如珪吐番市馬得龍駒一疋曰呼雷駁

遣卒牽送叔寶以結聲援其寨下頭目設伏擒志玄上山韞珠見其所佩寶劍

問所從來志玄即怒叱韞珠韞珠亦自負其勇釋縛還劍俾與交鋒勝負未分

如珪國遠勸解留入山寨以韞珠許嫁焉及歸家則志賢已娶妻白氏玉英與

婢倩雲皆美麗自喜志賢奉其將高統制之命差往江都因留志玄掌家政叔

寶方與咬金等賞雪如珪所遣卒至言送馬中途爲行臺總管張須陀詰問奪

馬而截卒之耳。使報其魁。令喪膽也。士信探須陀信。還告叔寶等。亦與相同。且甚言須陀之武勇。因請問行至齊州。與志玄計盜呼雷駿以歸。共投唐公。志玄嫂婢嘗誘志玄。爲所叱。而二女皆有淫行。懼志玄管束。士信來訪志玄。語盜駿事。倩雲竊聽知之。私告淫夫。首志玄於官。士信去。志玄歸家。被官捕入獄中。是時國遠及如珪兄妹。皆已投唐公。公取長安。稱帝。用國遠等爲將帥。如珪兄妹爲平陽公主左右先鋒。率兵攻齊州。煬帝遣蕭懷靜爲山東道監軍總督。以轄須陀。須陀方遣高統制援聊城。而已守齊州。懷靜面加叱辱。掣其兵于己麾下。志賢由江都還。遭李密杜伏威之亂。展轉至瓦岡寨。叔寶士信等邀入。與言其家事。因率衆偕志賢至齊州。伏卒于大華雲寺。舉火爲號。劫獄以救志玄。懷靜兵尙未發。而其步將已縛。懷靜投降于平陽公主。志賢引士信咬金等于中秋夜劫獄。大牢節級殷開山導之。士信等焚燬齊州。志賢殺妻與婢及其奸夫。須陀聞變走避。爲士信等夾攻。自刎于陣。羣英遂相挈歸唐。爲佐命功臣。而平陽

公主奏聞高祖。令秦叔寶齊國遠爲媒。以韞珠配志玄爲妻。按段志玄傳志

玄。齊州人。父偃師。隋郢州刺史。傳無志賢且其父固刺史也。志玄姿質偉岸。少

無賴。數犯法。大業末。從父客太原。以票果。諸惡少年畏之。爲秦王所識。高祖興

以千人從。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從文靜拒屈突通。後從討王世充。破寶建德。

遷秦王府護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褒國公。劇言其先從高祖。不秦瓊傳

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爲隋將來護兒帳內。俄從通守張須陁擊賊

盧明月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陁所統纔十之一。叔寶與羅士信奮行。乃分勁兵

千人伏莽間。須陁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躡。叔寶等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

樓拔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卽斬關納外兵。縱火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

陁回擊。大破之。以功擢建節尉。從須陁擊李密滎陽。須陁死。率殘兵附裴仁基。

仁基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驃騎。後歸王世充。與程瓌金計來降高祖。

俾事秦王府。後封胡國公。按叔寶士信未嘗作賊且係須程知節傳。本名瓌

佗部將也。劇誤。士信唐書無傳。

金濟州東阿人。善馬稍。隋末所在盜起。知節聚衆數百。保鄉里。後事李密。號內軍。密敗。爲王世充所獲。惡其爲人。與秦叔寶來奔。授秦王府統軍。從破宋金剛。寶建德王世充。後封宿國公。按史無瓦岡寨等事。劇妄引也。隋書張須陀傳。須陀弘農閿鄉

人。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討平諸賊。威震東夏。以功

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

次祝阿。須陀邀擊。殺數千人。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

讓與李密逼滎陽。伏兵邀擊。須陀戰死。按須陀事蹟如此。劇稍得彷彿。記爲士信志玄等所逼。則謬。資治

通鑑。大業十年。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

餘日。須陀委柵而遁。使羅士信秦叔寶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

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

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張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

俘斬無算。按此乃叔寶士信火燒敵營事。而劇以爲反燒須陀之營。大謬。又大業十一年。宇文述誘李敏妻

宇文氏爲表誣告李渾謀逆。劇云段志賢妻令人首又翟讓亡命于瓦岡爲羣

盜。同郡單雄信聚少年往從之。李密因王伯當見讓爲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

下之。破金堤關。攻滎陽。帝徙張須陀爲滎陽通守。引兵擊讓。讓彘數爲須陀所

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

密分兵伏于大海寺北林間。須陀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陀乘之。逐

北十里。密發伏掩之。須陀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潰圍

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陀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按注云瓦岡在東郡

東昌大名間。據爲盜者翟讓非秦瓊輩也。其時小盜甚多。頗有姓名載在通鑑。而無齊國遠李如珪之名。且熊耳山在洛陽。今河南府地。與瓦岡亦遠。且劇云

段志賢自江都還齊州。安得由瓦岡乎。圍須陀者李密徐世勣等。非羅士信等也。又恭帝義寧元年。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

許士卒怨之。懷靜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仁基恐獲罪於朝。李密使人說之。昭以厚利。賈閏甫勸仁基降密。仁基請降。懷靜密表其事。仁基遂殺懷靜。帥其衆

以虎牢降密。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咬金。皆用爲驃騎。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

人分隸之。號曰內軍。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咬金後更名知節。據此懷仁乃監

總督也。叔寶咬金於此時爲密得其初當尙在仁基部。下且從李密非遽歸唐

也。劇俱妄。柴紹平陽公主。唐書皆有傳。平陽公主兵。卽所稱娘子軍也。然無所牽不合。謂李韞珠者。劇揣摩附會耳。

瑤觴記

不知何人所撰。演劉基事而神奇其說。謂基未遇時。得天書寶劍及瑤觴一隻。後佐命功成。以觴上壽。故謂之瑤觴記。又曰萬年觴。事蹟有虛有實。關目多與史繆戾。按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云。基字伯溫。青田人。元至順癸酉明經。登進士第。累仕皆投劾去。方谷真反。爲行省都事。建議招捕。省臺納方氏賄。罷官。羈管紹興。感憾欲自殺。門人密里沙抱持。得不死。太祖定婺州。規取處石。抹宜孫總制處州。爲其院經歷。宜孫敗走。歸青田山中。伏匿不肯出。孫炎奉上命鈎致之。乃詣金陵。後以佐命功。官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正德中諡文成。紀事云。元至正十八年十二月。太祖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四人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明年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

康入見太祖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去。常建議勦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爲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劇中訪臥龍傳道皆本此客有說基者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下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基曰。我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等所爲。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太祖下金華。定括蒼。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授。非人力也。旣而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嘉納之。留帷幄。預機密事。據云。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舉進士。累官江浙儒學提舉。投劾歸。遊西湖。見王氣。知應在金陵。此段是實夜過

荒坵得天書三卷。寶劍一口。瑤觴一隻。觴上鐫天子萬壽。天書皆蝌蚪文。不可識。卷末有眞字云。欲貫通。訪臥龍。乃以觴付其妻袁氏。而攜書劍出訪。所謂臥龍者。行至山陰。見漁樵二人。以道服易其衣。引至一處。復見一書生。令改裝閉目。攝之凌空而行。頃刻開眼。則已至成都山中。諸葛孔明之仙居也。遂拜爲師。留與談道。其妻使蒼頭訪之。途遇獵者于黃羊嶺。言猛虎害人。而基衣在林中。爲獵者所得。蒼頭訪得故衣。以爲必遭虎噬。歸報袁氏。招魂服喪。此皆捏造。時元末盜起。明太祖方晦迹皇覺寺。掃地。叱金剛。金剛出走。太祖逐之。遇徐達勸太祖起義。卜筮得吉。遂與常遇春。李善長等二十三人同會於馮勝家。俱往投郭子興。按記事等書載太祖微時有雷雨成塋紫衣視疾伽藍卜筮諸異而無叱金剛事又太祖既見子興爲婿乃歸鄉里募兵濠人徐達湯和皆歸不在皇覺寺至於馮國用兄弟及李善長常遇春雖皆先後爲佐命而遇太祖不同時皆在達等後其所謂二十三人者蓋陰指太祖略定遠時所與徐達等二十四人也。子興奇太祖狀貌。以所撫馬氏女贅以爲婿。而子興之子晞妬之。置毒酒中。欲加害。馬后知之。以告太祖。太祖與晞俱行。佯與空中語。謂神相告。晞以毒謀

害。晞驚駭。自是不敢復害。此段是實事。基得孔明傳授精曉天文兵法。出山來投潞

陽郭子興。與子興議論不合。欲殺之。太祖救免。基掉臂歸。太祖追及之。此用蕭何追韓

信事。影射實則基以太祖聘至金陵。在元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太祖起兵已七八年矣。基何嘗有自投子興之事。子興卒。太祖欲立其子基

與諸將皆不從。太祖乃即吳王位。按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

之何為不拜。太祖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有在。太祖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所謂小明王者。乃劉福通等所立韓林兒。建號龍鳳者也。非子興子。至太祖即

吳王位。又在二十四年。其稱吳元年。則在二十七年。非此時也。張士誠据姑蘇。遣兵四出。掠民間婦女。充後庭。

其將李伯昇兵至處州。基妻袁氏被擄。威逼不從。幾見殺。得士誠子救脫。幽承

天寺。此段皆捏造。太祖既定金陵。分兵四出。徐達常遇春等討士誠。士誠屢敗。達遇

春等進圍姑蘇。久之。城中食盡。李伯昇陰遺書約降。按士誠遣伯昇援湖州。其降在破湖州時。至是達遣

伯昇至士誠所。諭意。劇誤。士誠妻劉氏。劇言伯昇女。亦誤也。城破。士誠死。劇云。士誠自盡。其子虬降。按士誠被擒。至中書省。李善長問之。其語

不屈。卒自縊死。未嘗自盡於蘇也。其養子曰五太子。在湖州時。以舊館降。非達降於蘇也。李伯昇降後。卒以罪死。亦非徐達令遍游諸門致之死也。劇皆妄。達

檢戶口。得袁氏。詢之。知為伯溫妻。袁氏始知其夫之未亡也。攜至金陵。重聚。而

所謂瑤觴者亦無恙。基佐太祖定天下。卽帝位。大封功臣。基爲誠意伯。宴於朝。出觴上壽。以慶當時符瑞云。按劇中敘劉基點將。以仿韓信諸葛亮。宣李善長。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馮勝。鄧愈等聽令。皆是捏造。徐常取姑蘇是實。善長諭元官民。文忠攻陳友諒。馮鄧攻方國珍。皆誤。蘇城如蟹。盤門是頭。堅不可破。齊門是臍。一攻卽破。此吳下相傳俗說。其實達破葑門。遇春破閶門。諸將乃蟻附登城也。劇中帶敘常遇春采石先登。是實事。而元將姓名狼牙哈里不奮。則僞造。時守將乃平章完者不花也。按庚己編。誠意伯劉公未遇時。知青田山有靈異。日手一編。面山而坐。目不暫釋。經歲忽崖上豁開二扉。公亟擲書趨入。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惡毒不可入也。公不顧。力排而進。其中日色明朗。有石室方丈。壁上七大字云。此石爲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推之。應手折裂。得石一函。中有古鈔兵書四卷。懷之出。纔展之。而壁合如故。歸誦之甚習。然猶未得其肯綮。乃多遊深山崇剎。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老道士憑几讀書。知其隱者。

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道士舉所讀書以授之。曰。讀此旬日。能背誦。則可。不能姑去。書厚二寸。公一夕記其半。道士驚嘆曰。子天才也。遂傳其學。後佐高皇帝。嘗對御言及道士。上令驛召至闕。年且八十。而容色甚少。命誠意伯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而皆爲圖以進。尺寸若一。上欲留之。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劇中劉基得兵書事本此。而粧點作往青城山尋臥龍。其實則青田老道士也。

雄精劍

不知何人所作。演唐張巡許遠雷萬春南霽雲討賊及守睢陽城陷殉義。多與史傳合。惟云巡命子鎬走靈武乞師。殺賊報讐。則添出扭合。其事蹟互見雙忠記。略云。許遠字令威。右丞相敬宗之孫。杭州鹽官人也。舉進士。歷任睢陽刺史。聞貴妃以安祿山爲養子。欲離任入京。廷諫會朝。命爲太守。不果行。明皇賜貴妃洗兒錢。又以妃言授祿山范陽節度使。之鎮。舉兵反。鄧州張巡時任譙郡。

眞源縣令譙郡太守楊萬石欲降賊。使雍丘令狐潮說巡俱降。巡罵拒之。集父老哭廟。募召義師討賊。魏州南霽雲涿郡雷萬春皆歸之。萬石潮既降賊。巡斬潮妻子以徇。潮引賊攻城。巡與霽雲萬春屢擊敗之。斬潮。乘勝逐北。擄獲甚衆。萬春守北門時。面中六矢。屹立不動。巡憤其子鎬臨戰不前。欲收斬之。諸將爲哀懇得免。潼關失守。明皇幸蜀。祿山僭位。百官降者甚衆。明皇有馬能啣盃獻酒。有象能舞。祿山設宴。使馬啣盃。馬不動。作啼嚙狀。使象舞。象欲以鼻捲祿山。復召伶人供奉。樂官雷海青痛哭罵賊而死。明皇西行至馬嵬。六軍不進。殺楊國忠。賜楊妃縊。始得入蜀。賊將尹子奇以兵圍睢陽。許遠告急於巡。巡與霽雲萬春統兵破賊。與遠合。賊復引兵至。圍城數重。遠等守禦百端。而孤城無援。乃遣霽雲突圍往河南臨淮。請兵救援。許叔冀及賀蘭進明皆不肯發兵。叔冀以布千疋贈霽雲。霽雲磨之而去。進明設席款霽雲。雲謂睢陽危在旦夕。食不下嚙。斷一指以示賀蘭。賀蘭終無出師意。霽雲歸時。肅宗已卽位。靈武。巡之子

鎬乞巡血疏。僞爲丐者。赴靈武求救。子奇圍城。爲霽雲射中一目。賊稍退。祿山病。警內侍李猪兒刺殺之。其子慶緒復益子奇兵。圍睢陽。睢陽困守數月。糧盡。人相食。然感巡遠威德。守城卒不破。巡有愛妾吳氏。見事急。請先死。遂自盡。巡烹以享士。遠有義僕慶童。聞風亦自頸。遠從其志。亦以享士。士死守。惟餘三百六十人。城陷。巡遠萬春。霽雲皆罵賊死。以下皆史所無鎬至靈武。肅宗嘉其忠孝。授河

南節度使。賜錦衣戰馬。命督龍驤軍十萬討賊。鎬星馳至睢陽。而城已陷。巡與

遠等皆徇難。鎬發喪。縞素奮勇殺賊。手擒尹子奇。斬首以祭其父及遠等。賊平。李郭復兩京。肅宗迎上皇還轅。上皇聞巡等忠烈。繞道至睢陽。設祭祭諸忠魂。

立廟曰雙忠祠。賜鎬爵忠烈侯。平章軍國事。遠等子孫皆加恩優卹云。按史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十五載。以許遠爲睢陽太守。二月。真源令張巡

起兵雍丘討賊。劇中事實皆同。而前後互異。史無巡。斬令狐潮妻子及斬潮事。遠僕亦未

載慶童名。遠非同時罵賊死。韓文書張中丞傳後敘云。愈嘗從事於汴徐二

府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着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又云。巡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肅宗至德二載。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思其先見也。劇中繞道祭巡遠。影借此事。又房琯罷。以張鎬同平章事。秋七月。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又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閻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杜甫洗兵馬詩。關中旣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身

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指張鎬也。按鎬非巡子。其爲河南節度使及救睢陽。則有之。劇中牽合爲父子。大謬。又楊萬里誤作萬石。亦非是。摭青雜說云。紹興辛巳冬。有小校何兼資者。領兵至六合縣西。夜與鬼兵遇。叩其主帥。則張許及南雷也。兼資少亦讀書。頗記張許事。因再拜頂禮。曰。二大王忠義之節。史書所載。其皆實乎。巡曰。史有何疑。資曰。史言大王城守。凡食三萬餘人。不知果否。巡曰。有之。而實不然也。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資又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果否。巡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珠之效。死於吾前。故自刎。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資願見雷萬春。面上止有一疤。因再拜問曰。史言將軍面着大箭有六。而一疤何也。萬春曰。當時實着六箭。而五着兜鍪。人人相傳。謂吾面着六箭不動。吾亦當之。庶揚聲以威之也。兼資後以功至正使。在西京多與士大夫言之。嘉話錄云。張巡之守

睢陽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峨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于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占月暈。分守苦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艱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八終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八終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九

江都黃文暘原本

海寧陳乃乾校訂

千里駒

近時人所作。關目頗新。未免頭緒繁多。亦太奇幻。言揚州劉廷鶴。吏部尙書劉

俊子也。

正德時尙書無此人。係空中造出。

家有千里驪駒馬。廷鶴入京探父乘之旅店中遇李

夢熊。與妹桂金。打花鼓覓食。夢熊善飛刀。百步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桂金袖

箭二十四枝。百發百中。皆暗藏兵器於鼓。人不知也。廷鶴獨偉其貌。贈之金。又

有張大奇者。廷鶴亦醉以酒。潛龍寺僧性空。盜黨也。母張氏。其舅卽大奇。大奇

女曰曉煙。依張氏以居。張氏爲性空耳目。設飯店以誘行旅。廷鶴投寺宿。性空

欲殺之。肩空室中。令自盡。大奇適見。教廷鶴越牆走。奔二里餘。入張氏宅。張氏

卽往報性空。曉煙告廷鶴主僕令疾走。贈之金。且令縛己於柱。

此事本小說。但小說以爲楊廷

和事。姓名稍異。比性空至。則廷鶴去遠矣。大奇父女既兩釋。廷鶴念性空必害己。乃入

京投廷鶴。廷鶴父俊。數上疏攻劉瑾。瑾恨入骨。潛以書予性空。令糾黨於道劫駕。而箭上書吏部劉三字。武宗方危急。李夢熊兄妹突出救駕。武宗獲安。立封夢熊鎮國大將軍。桂金鎮國侯。而視箭上有吏部劉字。回鑾卽下俊獄。盡捕其家屬。廷鶴入京甫謁父。張曉煙改妝男子。持刺拜廷鶴。廷鶴方延見。留居後花園。而捕者已至。曉煙竟代廷鶴入獄。而令父隨廷鶴潛逃。武宗令錦衣押俊戮於市。夢熊知爲廷鶴之父。自縛詣闕。請暫寬俊死。而已與廷鶴同緝賊。然不知廷鶴之爲曉煙也。抵家知之。桂金遂代曉煙緝賊。兄妹投僧母張氏店中。張誘夢熊出追賊。而用蒙汗藥麻倒桂金。負至破廟中。將獻於潛龍寺。大奇廷鶴晚至破廟。聞張氏語。大奇謂己女被縛。負桂金還家。天明見非己女。問知爲桂金。廷鶴與認兄妹。同入京。黑風山萬人敵者賊魁也。張誘夢熊出追。取其批文。予性空入京投劉瑾。乘千里駒。萬人敵以爲夢熊也。誘至山入夥。而懸榜云。夢熊

投賊以絕其歸路。朝廷見榜大怒，命抄夢熊家。曉煙遂被擒入獄。萬人敵殺解差，救曉煙入黑風山。曉煙自認爲桂金，性空自認爲夢熊。萬人敵不知其非兄妹。兩人亦不敢道眞姓名也。彼此認爲兄妹。曉煙乘間賺得劉瑾所約性空劫駕書，誑性空令箭騎千里駒入京見廷鶴。廷鶴與大奇、桂金入京，往獄中探俊知夢熊入黑風山。桂金仍扮打花鼓者，與大奇入黑風山探聽夢熊蹤跡。時瑾方矯旨發諭單示獄吏，令殺俊爲廷鶴所知。廷鶴、曉煙並叩闈奏其事，上立拏瑾下獄。拜俊大將軍。廷鶴參謀曉煙封夫人，同討萬人敵。夢熊爲萬人敵所污遁跡久之，聞俊爲將，入轅門謁見。俊署夢熊先鋒，改姓爲熊。大奇與桂金入黑風山，性空欲桂金壓寨，桂金僞允。花燭時，用袖箭射傷萬人敵，與戰相當，暫留山寨。後父子討賊，夢熊力戰，萬人敵窘促，用桂金出戰。夢熊兄妹設計禽敵，萬人敵以投降免罪，而劉瑾、性空俱獻出眞情，令俊正法誅之。

十大快

不知何人作演。余孝克事書生爲駙馬。一大快也。金榜三元。二大快也。天仙送子。雙產麟兒。三大快也。勦滅猩猩。班師奏凱。四大快也。立非常之業。兼兩王之封。五大快也。二子文武高魁。六大快也。女寇入境。不動干戈。反成秦晉。七大快也。兩女聯姻。贈無限金珠。得無窮至寶。八大快也。壽登七十。金玉滿堂。窮奢極慾。九大快也。長生不老。與天地同休。十大快也。劇以是名。殆如莊生寓言。遊戲筆墨耳。其事荒誕無據。略云。余孝克。字振先。山東東昌府人。父爲大司馬。母一品夫人。俱早棄世。桃花山中一老人。善風鑑。孝克往詢之。老人云。富貴之相。必至王侯。更有奇緣配合。遺一錦囊。囑其榮顯已極。子孫滿堂。壽登古稀之日。方可開看。是時大晉天子。雍熙二十二年。公主瓊霄。年十五歲。才貌無雙。值春景融和。御園萬卉芳妍。帝同公主賞玩。命宮娥舞花。公主賦舞花詩二絕句云。春風次第到瑤臺。萬紫千紅一夜開。鸞鳳半空翔彩翼。盡啣花片自天來。祥雲靄靄護蓬萊。玉樹瓊林紫禁開。無數仙姬爭窈窕。散花飛下九霄來。帝大喜。命

司禮監將舞花詩掛於午門外。徧選天下才人依韻和詩。佳者卽爲駙馬。赴選者三千二百人。獨取中于孝克。卽賜配瓊霄。浙江地界海外之國。有猩猩三千。入境侵犯。禮部尙書賈仁奏秋闈暫停。以此一項錢糧充兵餉。待春闈。應試解元卽爲會元。帝允之。命兵部出師。孝克與瓊霄靜好無間。已及一年。適遇春闈。孝克辭公主。仍以書生赴試。監臨爲左都御史孫秀。主考則翰林院侍讀劉卞。編修王國也。取孝克以解元爲會元。殿試又擢狀元及第。榜眼曰楊廷文。探花曰顧松。帝知卽駙馬。大喜。而玉帝以孝克累世積德。陰功浩大。命張仙同送生。仙女送和合二仙爲嗣。遂於中秋日雙生二子。周歲時。大兒取書。因名廣文。次兒取劍。因名廣武。適浙江報猩猩猖獗。請兵助勦。孝克疏奏願往。卽賜上方劍。便宜行事。加封兵部尙書。太子太保。總制浙江地方。都督大元帥。統轄文武。率兵五千。至浙江。駐紮瓦鹿上。探得猩猩好飲酒。以酒三千罈。木屐三千隻。列於三叉路口。猩猩果中計被擒。奏凱班師。晉封二王。兼攝文武朝政。賜御宴黃金。

萬兩。華蓋殿大學士黃廷用。兵部尙書周昌陪宴。孝克與瓊霄諧姻已十六年。兩兒俱十五歲。同時赴試。主考禮部尙書文宗。兼文武兩場。廣文文狀元。廣武武狀元。俱大魁天下。廷用遣媒議親。兩兒以其女貌陋。遂婉辭之。廷用大怒。值西洋女國侵犯。遂奏余廣文余廣武。文武全材。命之出師。率兵五千。與女將戰。而女將見二人美貌。卽輸情云。非敢侵犯。實求姻緣。具表奏聞。帝心喜悅。賜西洋女黃金千兩。彩緞千端爲聘。卽于金鑾殿結婚。花花配廣文。哈哈配廣武云。孝克與瓊霄備享福祿。年俱七旬。帝賜百歲坊扁額。侑以黃金千兩。壽星圖一軸。賀夫妻雙壽。奉旨大宴三日。文武官祝壽者。概不接見。西洋女國送五色明珠二百顆。犀牛八寶四十對。扶餘玉水倉珠一盤。琥珀杯二十隻。靈草長生果四盒。東方朔變道人。手執漁鼓。以蟠桃一盤進獻。道情勸其出世修行。不可久戀迷途。因述九大快事。所欠者長生不老耳。孝克與瓊霄。俱恍然覺悟。約於十二月二十四日相晤。孝克憶桃花山風鑑老叟言。開錦囊視之。有詩曰。君今欲

覓無窮樂。須仗東翁指示迷。二子二媳亦願同謝職歸山。因齋戒沐浴。羣仙東方朔。漢鍾離呂岩。果于是日降臨。指示仙機。同詣洞天福地。玉帝勅封孝克爲大羅天仙。瓊霄封麻姑仙。廣文廣武仍歸和合二仙位。西洋女屬。係喜慶子瑞鶴仙。謫凡。封地形仙女。並受長生不老之方。與天地同休焉。按蜀志曰。封溪縣有獸曰猩猩。體似豬。面似人。音作小兒啼聲。既能人語。又知人名。人以酒取之。猩猩初暫嘗之。得其味甘而飲之。終見羈縷也。裴炎序曰。阮汧曾使封溪。見邑人云。猩猩在山谷間。嘗有數百爲羣。里人以酒并糟。設于路側。又愛著屐。里人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則知設者祖先姓字。及呼名云。汝欲殺我。舍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甘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皆獲。輒無遺者。劇中計擒猩猩本此。據蜀志獨異志。皆云猩猩出封溪。廣志亦云出交阯封溪。華陽國志云出永昌郡。南方草方狀云出交阯武平興古唐。蒙博物志云出日南。周密齊東野語云出南丹州。雲嶠類要云出嶺南。皆與浙

江相遠劇中取荒唐故隨意點入地名耳。

河燈賺

記雷橫朱仝事也。大段本雷橫枷打白秀英。及朱仝誤失小衙內兩回。其前後事蹟亦俱與水滸傳相合。以朱仝抱高衙內看河燈被賺。故曰河燈賺也。其與水滸傳不合者。蜈蚣嶺殺賊道。乃武松事。今移入雷橫名下。且傳無張太公女嫁雷橫之說。劇中張端娘許嫁雷橫。後來孤身往投。至朱仝宅。與仝妻共居。縣令拿朱仝家屬。並執兩人。李逵直入縣堂。救出雷橫。接應入山。俱是爲團圓地步。非傳中事。李逵嘗於壽張縣坐衙審事。今作鄆城縣坐衙。因此揀出朱仝之妻。又李逵負母至沂嶺。母爲虎食。逵怒。連殺四虎。今云雷橫母爲猩猩負去。解珍解寶射中猩猩。猩猩遁去。橫母得生。亦係移花接木。李逵在顧大嫂酒店中漏泄殺小衙內語。公人白於官。遂拿仝妻。亦與傳不合。

通天犀

近時人所作年代亦近時事。然俱是憑空結撰。地名官名皆無照應。作者亦未知何人。莫遇奇世居天木。因稱天木十一郎。少遇異人。收養雲夢山中。傳授武藝。及長。往雲中覓食。傭工于學究程老學家。探叔汝甯。至彝陵白水灘。大將劉子明之子仁傑。方與賊將交戰。勢垂危。遇奇救出之。仁傑感其恩。贈通天犀玦一枚。佩之赴水。不沒。相與結爲兄弟。仁傑者。劉挺孫也。其父子明。爲雲貴總兵。蒙化苗蠻許起英。號青面虎。據豹兒崖爲亂。有妹飛珠。美而且勇。青面虎醉臥酒肆。軍士縛送子明。遣副將夏之來解京師。飛珠至白水灘劫去。之來被殺。仁傑幾斃。遇奇救之。脫回父所。右軍督僉柏達者。當朝繆太師賢之壻也。欲得雲貴總兵。構之于賢。謂子明私通反賊。擅殺部將。賢奏遣柏達馳拏子明父子。解京讞問。時遇奇至汝寧。叔以公事他出。不能相值。將歸依老學。道逢檻車。乃子明父子也。遇奇與仁傑語。爲軍士所叱。拳毆叱者而去。柏達遂訴于賢。言有賊黨十一郎者。途中欲劫囚。以激賢怒。賢卽令達捕遇奇于老學家。老學妻曹

氏女珍奴。珍奴美豔。有山賊假集成。知飛珠欲得美女爲部將。遂掠珍奴。欲以獻飛珠。會遇奇抵老學家。聞其事。急奪珍奴歸。而柏達欲捕遇奇。不得縛老學夫婦去。遇奇與珍奴至。則已不相及。遂與珍奴訂姻盟。用通天犀爲聘物。而身詣京師。投到柏達。聞遇奇還。卽回捕遇奇。遇奇已出。乃捉珍奴去。暮抵驛中。迫姦不從。自投于井。以佩犀不死。驛夫救出之。誑而鬻于渭南之倡家。繆賢之鞠子明也。并鞠老學指爲同謀。羈老學妻曹于大理。押老學赴雲南。責令必獲遇奇。而戍子明于嶺南窩角寨。戍仁傑于關西慶陽衛。卽以柏達代子明之職。遇奇赴京。至大盤關。解子受繆賢囑。欲于松林中殺子明。被遇奇見。乃不敢害。子明告遇奇云。老學已押赴雲南。遇奇遂奔往雲南。老學甫解至。遇奇亦投至。柏達定遇奇斬罪。而仍戍老學于關中。飛珠居山寨。頗動懷春之心。常念交戰時少將可相配偶。乃獨身下山訪之。抵高平廟中。適遇仁傑。詢知其父子被害。并知前救仁傑者乃莫遇奇也。飛珠詭姓名曰午言。以妹與仁傑訂婚約。實卽以

身許也。兩人語次，解子具悉仁傑之寃。縱仁傑去，而以中途身故報於官。仁傑行訪親，抵渭南，爲珍奴贖身，令別居，以待遇奇。而飛珠還山，道遇老學，引入起英寨中，令抄寫文冊，詢知遇奇之豪俠。起英遽爲劫法場，奪之歸山，使爲偏將。吏部尙書懷其清者，子明之妻弟也。問解差，得繆賢謀害子明父子狀，而柏達又失機陷地，乃具疏劾賢。且恤子明寃，奏上革賢職，復子明官。拜平蠻將軍，星馳討賊，并出老學妻曹氏於獄。曹至渭南，獲遇其女。子明知遇奇在賊中，發令箭取程女於渭南，以爲招安之地。而令子仁傑爲先鋒，及戰，仁傑爲飛珠所擒，逼使成婚，堅拒不可，乃告遇奇，以代爲贖妻之故。令老學遇奇共說起英投降，乃奏聞於朝，晉加官爵。而遇奇與珍奴、仁傑與飛珠，各相婚配焉。按劉鋹，明萬曆間大將也。父劉顯，南昌人，官總兵，征蜀有功。鋹更驍勇，累著勳績，而討楊應龍時，直入水龍，搗其巢穴，播州遂平。論功第一。劇中江右人名，傳蜀粵。其後又云劉大刀，皆不謬也。鋹子招孫亦甚驍勇，今所云子明，當卽指招孫也。萬

曆四十六年。四路出兵。楊鎬爲經略。劉鋹。杜松。馬林。李如柏。爲總兵。鋹。松。林。皆爲大兵所殺。鎬如柏論斬。是時招孫爲先鋒。亦陣亡。未聞鋹復有子爲總兵也。蓋或別有所指。借以立名目云。

鐵弓緣

未知何人所撰。中間名姓。俱屬子虛。惟關白是日本大頭目。名曰平秀吉。於萬曆中。與高麗構兵。神宗命總兵劉綎。李如松。陳璘。麻貴等。分路征討。文臣督兵者。則顧養謙。楊鎬等。連兵甚久。不能服。廷臣紛紛議勦。議撫。且議封貢。勦衛李

宗城。奉命撫倭。委曲順從。遁歸繫獄。

劇中祁飛龍賄倭獲罪。似指李宗城。

後關白自斃。

彼時推功諸將。謂白

被殺。其實關白自斃。劇云熊祥兵至。其帳下內應殺之。熊祥二字。翻切楊字。蓋暗指楊鎬也。鎬於征倭不爲無功。然關白非其所殺。袁黃爲贊畫主事。劇云贊畫匡鎮。當亦以袁黃二字翻匡字也。又顧養謙。其左右頭目。行長。清正。不睦。諸揚州通州人。劇云匡鎮。維揚人。亦暗相影射。

將乃獲奏功。班師。大略言揚人匡鎮。以鄉科授別駕。遷潞安同知。一女瑞香。

及笄未嫁。家丁匡忠。勇健無敵。令護女赴任。道遇冀州總兵祁飛龍之子啓新。



爲盜皇甫剛所困。忠射傷剛。救啓新之厄。而啓新窺見瑞香於車中。遺旗牌席都。求婚匡氏。鎮見啓新陋劣。拒不允。元彩霞者。酒媪蕭氏女也。美而勇。力敵萬夫。其父故綠林之魁。遺一鐵胎弓。強力者皆不能引。惟彩霞引之。媪夢夫告云。女姻在此弓。乃懸肆中。索重價。以陰求引弓者。會匡忠入肆沽酒。引滿有餘力。媪卽以女許之。啓新方與匡議親。其僮譽酒家女之美。謂可先佔爲妾。直入其肆。喻令侍酒。媪怒。毆啓新之僮。而女以是日嫁忠。啓新圖兩女俱不得。大恚。與父謀。欲陷搆鎮之主僕。會關白兵亂。劇中有山西冀北字面大謬。關白兵但在高麗。李如松輩戰於平壤。風月樓等處耳。飛龍乃檄鎮解兵餉於軍前。而屬席都勾通關白。中道劫糧。因殺於路。卽不死。失糧罪亦重。席引白兵遇糧車。果劫去。忠方與戰。不能支。鎮已爲所縛。勢危甚。一男子衝殺甚力。忠乃得與球鎮回。男子卽皇甫剛。初被忠傷。幸不死。悔過徒業。欲訪忠投鎮。遇忠困。故力救之。鎮忠旣脫。剛遂投督府熊祥幕。效用。飛龍聞失糧。席都沒於兵。則遣人捕鎮與忠。鍛其罪。鎮抗辯。且指飛龍。遣都勾白。飛

龍益怒。擬鎮大辟。忠充軍雍州。彩霞與忠別。忠爲言荊州皇甫剛之義俠。令心識之。初彩霞嫁忠。其母卽往雍州投其兄。兄從軍他往。母乃復爲酒媪。彩霞與忠言。母在雍州。忠至果遇媪。彩霞奉瑞香寄居茆舍中。啓新益視爲籠檻中物。誘瑞香嫁己。則爲薄其父罪。彩霞與瑞香計。謬許之。至期啓新至。彩霞誘啟新。令其左右皆引避。閉門殺啓新。負瑞香遁走。恐二女同行被詰問。彩霞改男裝。自稱皇甫剛。詭云夫婦道遇關白兵與戰。稍得利。白好詞招之。彩霞方慮無避仇處。卽入白軍爲先鋒。剛旣投祥爲軍校。卽力薦匡忠之材武。并爲鎮訟冤。祥素知飛龍惡。具疏劾之。發令箭提鎮與忠親審問。剛奉命提鎮送往祥所。欲一探鎮女消息。而行至其處。則啓新已被殺。從者方喧鬧。不知主名。遂擒剛見飛龍。指爲殺啓新者。飛龍拷致剛罪。申文於祥。祥卽令提剛并審祥。審鎮察其冤。釋使爲贊畫。審忠亦無罪。會飛龍與倭將交鋒。爲所殺。諜報殺飛龍者曰皇甫剛。而剛適解至。詳細詰其情。亦察剛無罪。乃使忠與剛爲左右先鋒。元媪自雍

欲還訪女。道中遇倭被獲。見一將。乃其女也。遂留軍中。剛初率兵與彩霞戰。敗走。忠繼進。彩霞引退。謂其母曰。交鋒者吾夫也。令母男裝入忠軍。以鐵胎弓爲据。相約內應。斬關白以降。於是諸人並受封爵。而鎮以女嫁剛。其關鍵在匡忠。彩霞其緣起結束俱在鐵胎弓。故曰鐵弓緣也。按韓琦經略西夏。用神臂弓。卽鐵胎弓也。小說云起於鄭信。未知的否。

順天時

係近時人作。內演封神傳鄧九公土行孫一節。稍加刪改。九公本殷將。後順天歸周。故名順天時也。略云。鄧九公守三山關。妻趙氏。子鄧秀。女嬋玉。秀玉皆善戰。九公素忠勇。奉命率師拒岐。周值炎暑。子牙令軍士挾棉衣。憑高結壘。時果降雪。九公紮平坡。被擊敗績。此與封神傳不同。初子牙詣崑崙。謁其師元始天尊。師

付封神榜。令滅紂興周。有黠徒申公豹。忌子牙。必欲滅周興紂。唆使諸截教與子牙抗敵。遂之飛龍洞。說懼留孫門人土行孫。盜師法寶。與薦書。令投九公。當

富貴兼得佳偶。行孫善地行術。條詣商營。遞所薦書。九公見孫貌不揚。令充催糧使。時周將搦九公戰。公與女嬋玉皆被周將楊戩神犬所傷。苦不能勝。行孫運糧歸。卽敷以金丹立愈。且言可計刻擒子牙等。九公喜。授以先鋒。令出戰。用緇仙繩。遂擒哪吒黃天化。九公設席賀。欲其委心効力。給以女妻。行孫行孫急欲婚。夜劫周營。子牙預令楊戩用變化法擒行孫。縛者纔易手。行孫卽用術遁歸。戩知緇仙繩係懼留孫法寶。遂詣請所由。懼留孫卽至周營。使引行孫出立擒之。詢其故。知爲申公豹所誘也。責以逆天背師。欲誅之。行孫告以九公許婚事。師知夙有前緣。與子牙議遣散宜生往說。鄧僞諾。給子牙親納綵。欲伏兵擒子牙。懼留孫知其計。預令埋伏。使行孫擒嬋玉歸。迨入鄧營。伏兵起。周將與戰。鄧復敗績。嬋玉被擒。或勸以婚。玉以無父命寧殞。子牙益重其節。令之商營。招其父。嬋玉知天命歸周。至營見父。適其母趙氏聞九公困。亦至營欲同殉國。嬋玉具以人心天命曉之。九公遂悟天不可違。棄殷歸周。以嬋玉妻行孫云。

按封神傳。係元時道士陸長庚所作。未知的否。觀傳內燃燈慈航。接引準提。皆稱道人。文殊普賢。拘留孫。皆稱元始弟子。其崇尚道家。疑必道家之作。但封神事屬荒唐。而商周臣宰。內中半實半虛。大略扭合粧點。以伐紂爲題目。蔓引釋老。以封神作演義耳。商臣無鄧九公之名。封神傳。子牙卽九良星。鄧九公。青龍星。鄧嬋玉。六合星。土行孫。土府星。黃天化。卽炳靈公。俱屬子虛。元始天尊。門人曰闡教。通天教主。門人曰截教。申公豹。本闡教。因與姜子牙交惡。故徧糾截教。以害子牙。且每誘闡教弟子。往投截教云。

同昇記

冶城老人序云。海內梵刹。間設三教之堂。龕三師於上。有儒者進曰。吾孔氏之尊。豈居二氏之下。奉而中移。嗣道者進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而位師上耶。又奉而中移。主僧更復其故位。嗣是屢屢更移。而像旋壞。三師因相謂曰。吾三人本相忘。乃各爲劣徒。搬壞。嗚呼。達三聖相忘之旨者。幾何人哉。達者閱之。思借

人間之戲劇。以寓省悟之微機。此雖循人間讌樂之習。而究其不得已之心。則良苦矣。如余之傳柳翠。亦遇賞音。第余專明佛乘。未及三教。茲有東海一衲。與無無居士。赤肚子。了悟禪師。三數人。初遇各持門戶。若相矛盾。而卒乃相忘於無言。於是東海一衲。耳既有覺。便思覺人。演六賊之竊發。歸一將之擒獲。卓爾三家。渾同一事。不廢讌笑。而直啓元局。不離聲色。而竟收太乙。茲同昇之所爲作也。記內有潘太史。則東海一衲所自寓也。按余之傳柳翠一語。似爲徐渭序。序中無無居士。卽汪廷訥。第六折所謂全一真人。亦卽廷訥別號。廷訥有劇數種。大都留心佛乘。假託神仙。此劇爲東海一衲所撰。中多演廷訥事。其意不過紐合三教。儒則潘凌雲。釋則了悟禪師。道則全一真人。皆卽當時所交。而改易姓名。現身說法。後三十一折。又有僧圓通。道士張胃。亦同此意。六賊亦借用釋家語。至穎二陽。留尙志等。皆憑空撮撰。中間有妓白玉蘭。與穎生設誓。後復叛盟。蓋借他事點入者。其餘博濟。贅婿。送子等折。則皆世俗所樂道。故點染作關

曰。非實事也。

雲臺記

不知何人所作。按劉縯起兵。王莽購之不得。安有廷奏莽及爲莽所誅之事。陰皇后雖光武微時所納。然實光武適新野時。聞后美。心悅之。曰。娶妻當得陰麗華。至更始元年。遂納后於宛。當成里。亦非避難時所婚也。馮異於光武攻父城時。爲所獲而得見。亦非縯故友。郅惲未嘗從光武軍。何從殺巨無霸。渡摩沱河。乃光武徇薊而爲王郎所迫時事。此則以爲敗於巨無霸時事。作者大抵以王莽更始間事合而爲一。取雲臺二十八將爲名。光武帝紀云。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也。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王莽末。南陽饑荒。諸家賓客多爲小盜。光武避更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光武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十一月。光武將賓客還

春陵時伯升已會衆起兵光武殺新野尉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更始元年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泚水西大破之斬阜賜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滎陽進圍宛城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鄆皆下之莽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初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光武將數千兵徼之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夜自與李軼等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圍之數十重光武遂與營部俱進連勝遂前尋邑陳亂乘銳奔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莽兵大潰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三輔豪傑更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

十月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所到部縣。輒除王莽苛政。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光武不答。去之眞定。林於是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立郎爲天子。都邯鄲。二年。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無船。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貫縣皆降之。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移檄共擊邯鄲。會上谷太守耿况。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拔其城。誅王郎。更始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四方皆叛。光武乃擊銅馬。破青犢。赤眉賊。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建武元年。朱鮪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溫。

馮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光武不聽。行至鄯。羣臣復奏。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卽皇帝位。逸民傳云。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卽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馮異傳。異字公孫。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萇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虜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

應侯。齊武王傳云。齊武王縝字伯升。光武之長兄也。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產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誘新市平林兵。合軍而進。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名。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而伯升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伯升部將宗人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並執伯升。卽日害之。

鉤弋宮

不知誰作。漢武帝事。雜見諸書。作者又取西王母東方朔宛若等。紐合以鈎弋。夫人爲主。漢書外戚傳云。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善舞。由是得幸。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憫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色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媵見。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

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拳拳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尙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及夫人卒。上以厚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又云。孝武鈎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旣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卽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鈎弋宮。按劇中以鈎弋夫人爲李夫人再世。蓋據明人李夫人傳也。傳云。夫人母娠時。夢仙官以玉鈎見贈。寤而生夫人。志夢之異。遂以玉鈎名之。時武帝希心神仙。西王母嘗降而與帝談道。解所佩玉鈎贈帝。且囑帝當有宛轉情緣。會夫人兄延年侍上歌云。帝嘆

息曰。世豈有此人乎。延年因言有女弟李玉鈎。帝愕。憶名與王母贈鈎。適符。遂召見之。由是得幸。定情之夕。賜佩玉鈎。寵冠六宮。後病卒。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致其魂。令上居他帳。遙對。果見夫人。生動如平時。悲敘款訴。且語及再生數定。十五年後。訪民間女子有拳手者。卽是帝頷之。太始元年。帝巡狩河間。望氣者以爲其下有奇女。帝使求之。得陳氏女。一手屈拳。帝起自披手。手卽伸。玉鈎鏗然。宛然李夫人進御定情之物也。帝大感悼。始信再生之數非妄。此傳出。自後人傳會。不可盡信。鈎弋本趙氏。今改作陳。劇中據此敷演。又曰。河間陳守之女。皆屬撮撰。拾遺記云。帝息於延涼室。臥夢李夫人授帝薔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浹席。遂改延涼室爲遺芳夢室。帝貌顛頓。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同於帷幄。得暗海石刻作夫人形。置於輕紗幕裏。宛若平生。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按劇